

# 漫读周末

## 看天下

一周热点

### 乌克兰任命新陆军司令

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日发布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任命根纳季·沙波瓦洛夫为新陆军司令。

该网站说，沙波瓦洛夫曾在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北约指挥部工作。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沙波瓦洛夫1978年出生，曾就读于乌克兰国防大学，并曾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进修。沙波瓦洛夫接替的是本月1日因乌克兰一处军事训练场遭俄罗斯军方袭击而引咎辞职的米哈伊洛·德拉帕特。

### 日本政府储备米仅剩15万吨正紧急进口

日本农林水产省20日说，政府为平抑米价向市场投放多批储备米后，储备米库存量降至15万吨。日本政府决定紧急从国外进口大米，以应对灾害等突发状况。

截至3月底，日本政府共有96万吨储备米，而为平抑米价，迄今已决定投放81万吨。

2024年夏季以来，受极端高温致大米歉收等因素影响，日本大米价格持续上涨。去年8月，气象部门发布地震可能性增高的警示，引发民众围困米潮，日本一度出现“米荒”。随着新米上市，“米荒”有所缓解，但米价依然居高不下。

整理/吴大海



6月19日，加拿大艾伯塔省卡纳纳斯基，特朗普的微型雕像和一个钻地弹模型并置，背景是一幅中东地图 视觉中国供图

# 以色列袭击伊朗 特朗普仍在犹豫

羊城晚报国际评论员 钱克锦

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遭受巨大损失后立即展开反击。在这场冲突中，美国的态度引人注意：特朗普政府会不会直接参战，派出战略轰炸机协助以色列，彻底炸毁伊朗的核设施？

其实，特朗普也在纠结。从开战以来甚至开战前的几个月算起，他的态度就不断在变。

**何以发展至此？**

伊朗核问题不是新问题。有关伊朗试图开发核武器的问题，在2002年就被伊朗流亡组织曝光。伊朗政府也承认进行核开发，但坚称目的是民用，不是制造核武器。伊朗因此被联合国制裁。同时，针对伊朗问题的国际谈判也一直在进行。

机方面对伊朗实行具体限制，如果证明伊朗确实遵守伊核协议，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安理会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当时的国际社会对这份协议抱有很高期望，认为基本解决了伊核问题。但是，有两个人不满。

一个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79年以来，伊朗和以色列成为敌手，伊朗政权有时会公开声称，要消灭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本身就是强硬派，对这个协议很不满。

另一个不满的是特朗普，他似乎更多出于对国内

政治斗争的考量。这个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签的，所以他在竞选时称这是“史上最糟糕”的协议。

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逐渐加强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也暂停执行协议、宣布恢复核开发。过去七年多来，国际社会基本没有对伊朗核开发进程进行监督。这期间，以色列时不时说“伊朗离制造核武器越来越近了”，并扬言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可以说，伊核问题发展到今天的状况，正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政策的结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都希望以色列在浓缩铀、离心机方面制衡伊朗。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打破了平衡。以色列展开猛烈报复，过去一年多，哈马斯被严重削弱，黎巴嫩真主党基本崩溃，阿萨德政权倒台。去年和以色列两次互射导弹后，伊朗的防空系统也被严重削弱，以色列的特工还趁机混进伊朗境内。

因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现在是伊朗最弱的时候，这个窗口期可能会过去。要抓住这个机会，严重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

最近，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府在去年12月就已经制定好打击伊朗的计划。据悉内塔尼亚胡在今年2月、4月两次到访白宫，都曾劝特朗普与以色列一同袭击伊朗，特朗普都没有同意。于是，以色列单独突袭伊朗，挑起这场冲突。

对于以色列袭击伊朗，特朗普过去几个月和最近这些天的态度前后变化，也非常引人注意。

他有两点考虑：第一，不让美国陷入另一场军事冲突而无法脱身。作为孤立主义者，特朗普竞选时就一再承诺，不会卷入任何海外战争。他的忠实支持者也反对美国介入外国战争，这些人是特朗普的政权基础；第二，有分析人士称，特朗普呈现典型的“自恋者的反应”：在重大事件特别是重大胜利中，他不能成为旁观者，一定要成为主角、成为胜利者。

这次上台后，特朗普就决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提议重开谈判。美国媒体报道说，6月初，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告诉他以色列将单独行动，并描述了以色列的袭击计划。特朗普觉得计划很扎实，放下电话就说，“也许我们应该帮助以色列”。

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特朗普的态度更是随着战场形势急剧变化。当他觉得以色列占绝对上风时，态度就非常强硬；形势不太明朗、不太乐观时，语气就会缓和很多。

以色列刚袭击时，形势不太明朗，特朗普说，他可以促使双方停火；发现伊朗军方指挥层几乎被集体炸死、伊朗看上去有些顶不住了，特朗普又立即站出来说，“我早就知道所有的一切”，像是自己在幕后指挥的一样。

据说，在加拿大参加七国峰会期间，特朗普看到美国福

克斯新闻不断地播放以色列取得的战绩，就连夜赶回华盛顿，并称不是为了促使停火，而是要伊朗彻底放弃核武器，17日还放话要伊朗无条件投降。

这时的特朗普恐怕认为，以色列已经完全摧毁了伊朗的防空能力。只是伊朗的浓缩铀放在山体深处，以色列没有足够威力的钻地炸弹（只有美国有），因而需要美国帮助。美国大约只需要出动战略轰炸机、投下钻地炸弹，就能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还可以全身而退。这样，他既可以赢，又不用让美国陷入战争泥潭。

最近，美国的航母、战斗机奔向海湾，网上有说法称“美国要下场打伊朗”，这是不对的。这只是为了防止伊朗反扑，预备着帮助以色列防守。所谓美国参战，不是去打伊朗，而是去炸核设施。

但是，接下来的形势似乎不是这样。以色列没有把伊朗导弹和防空清理干净，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效果很不理想。反复轰炸之下，似乎没有触及根本。伊朗政府没有投降的意思，伊朗也有导弹袭击以色列。

于是，从18日开始，特朗普语气变了，说自己可能袭击伊朗，也可能不袭击。到19日，他给了个时间，说会在两周内决定是否下令美军打击伊朗。

实际上，这是一种退缩。特朗普可能觉得，美国不能贸然去炸核设施，万一伊朗有能力反击，美国就会陷入和它的战争，所以退缩了。伊朗核问题，单靠武力可能还是解决不了。

朗普，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对产业流失的不满。

### 调节补充

特朗普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试图通过关税和地缘政治手段重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有限全球化”。这一转向并非终结新自由主义，而是在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间寻找平衡，属于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补充修正。

然而，若美国无法完成新一轮生产性投资积累，社会精英与劳动阶层的结构性对立将持续扩大。未来，美国能否跳出“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摆动？这取决于能否重构生产性投资与社会再生产的平衡。这一挑战不仅关乎美国自身，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走向。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深度解读

李在明  
想跟朝鲜聊聊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上台后誓言，将迅速恢复与朝鲜中断的对话渠道，缓解朝韩军事紧张局势并构建两国和平。然而，在朝韩关系如此紧张的态势下，韩国和朝鲜还能“好好聊天”吗？

据悉，李在明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这一表态，旨在纪念2000年朝韩首脑会晤期间，已故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与已故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签署《6·15共同宣言》25周年。“为缓解军事紧张、营造和平氛围，我将从恢复朝韩中断的对话渠道开始，重建危机管理体系。”李在明写道，“李在明将终结敌对的、无谓的行为，重启对话与合作。”

事实上，韩国如果想要跟朝鲜“好好聊天”，将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美国的态度。特朗普上台后，对朝鲜的态度明显好转。本月中旬，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对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交流持欢迎态度，此前他在第一个任期里与金关系友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对记者说：“总统仍然愿意与金正恩通信。”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对特朗普和李在明来说，想和朝鲜接触，可能比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更困难。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从现实上说，去年10月，朝鲜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北炸毁连接朝韩的京义线、东海线部分区间道路，韩军在朝鲜炸毁相关道路后进行开枪警告射击，朝韩关系已经降至冰点。现在韩国稍微示好，朝鲜对积极响应实在缺乏动力。

从历史上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与金正恩会面，除了发行几个纪念章、几张邮票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尹锡悦和拜登登上台后，对朝鲜甚至采取更加敌视的态度。如今再次会谈，又能有什么成果呢？

伴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朝鲜坚定站在俄罗斯一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关系如何修复？另外，无论李在明如何处理日韩关系、中韩关系，都会影响朝韩关系的走向。在日前的G7峰会上，李在明原计划与特朗普会谈，也无法如期进行。如果没有美国的首肯和支持，李在明与金正恩的会面能不能成行？就算碰面，有没有成果？这些都是未知数。

6月11日，李在明指示军方暂停对朝扩音器喊话。此举贯彻了政府推进半岛永久和平、修复韩朝关系和互信的意志，是李在明兑现竞选承诺的措施之一，同时也是缓解边境地区居民因扩音器喊话而遭受噪音污染的实际行动。朝鲜12日也未进行对韩噪音广播，似乎是在响应韩军。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然而，韩国内部的态度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正如总统室相关人士所表示的那样，使用“暂停”而非“停止”一词，可被解读为该措施具有灵活性，或间接敦促朝鲜采取对等措施。这也从侧面说明，李在明在缓解与朝鲜关系时非常谨慎，毕竟，韩国内部反对朝鲜的力量也不小。

如何选择恰当的时机？与朝鲜聊天聊什么？能有什么结果？这些都在考验着李在明的政治智慧。好好聊聊或许可以，但想转化为实际成果，恐怕还存在一定难度。

时机终于来临

产业空心化 美国很“头大”

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与补充性修正

薛子敬

### 保护主义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向全球推行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波音飞机组装”“苹果手机代工”模式为代表的全球化协作生产，导致美国本土生产能力外流，产业资本跨国转移，反而挤压了国内生产性投资，造成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有效需求抑制、财富分配失衡。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政治反弹。强化限制条件的贸易政策，本质上是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补充性修正”，试图通过

国家干预，修补因产业全球化给美国本土生产制造业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但其政策逻辑又与新自由主义存在内在冲突，陷入“既想享受全球化红利，又不愿承担代价”的悖论。

### 历史镜鉴

特朗普并非第一个试图以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解决问题的美国领导者。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关税，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却引发全球贸易战，致使美国进出口额骤降，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滑、失业率激增，最终经济危机演变为地缘政治危机。

与历史相比，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更完善，金融监管与风险对冲机制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但特朗普政策仍暴露了类似的逻辑困境：以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解决全球化生产关系的内生性矛盾，这可能令全球经济进一步割裂。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分工，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美国制造业大量外迁，导致本土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倾斜。据统计，1960年至2022年，美国第二产业GDP占比从38.7%降至18.5%，制造业就业占比从20%降至8%。

同时，资本收益挤压劳动收入，跨国企业通过离岸生产实现成本套利。1980年至2022年，美国跨国企业利润增长16倍，而制造业劳动收入增长比率同步下滑，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这种分配失衡突破阈值后，经济问题便转化为政治认同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通过“美国优先”的叙事，将矛盾归咎于外部威胁、转移国内阶层矛盾，为自己的保护主义政策披上了“民意合法化”外衣。在2024年大选中，约60%的无高等学历白人选民支持特

### 分配失衡

朗普，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对产业流失的不满。

### 调节补充

特朗普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试图通过关税和地缘政治手段重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有限全球化”。这一转向并非终结新自由主义，而是在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间寻找平衡，属于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补充修正。

然而，若美国无法完成新一轮生产性投资积累，社会精英与劳动阶层的结构性对立将持续扩大。未来，美国能否跳出“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摆动？这取决于能否重构生产性投资与社会再生产的平衡。这一挑战不仅关乎美国自身，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走向。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